

全球学生和人才流动：重审人才流失方程

Rajika Bhandari

美国国际教育学院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学术流动研究和影响中心高级顾问、主任

电子邮箱: rajika_bhandari@yahoo.com

大学生的全球流动仍是一个明显的单向现象：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南半球的学生将他们的知识和才能带到发达国家或北半球。排名前 10 位的留学生接收国中有 8 个是发达国家，吸引了全球 500 万流动学生中约 60% 的学生。作为派遣国，仅中国和印度出国留学的人数就占全球流动学生的四分之一。同时，新的非传统留学目的地（如中国）的兴起、区域内流动以及南南流动的增长也不容忽视。

尽管有这些新的发展，但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说，中国和印度的向外流动人数仍然很多：2017 年，来自中国的 869 387 名学生和来自印度的 30.6 万名学生正在海外学习。尽管这两个绝对数字很大，但在两个国家的大学年龄组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中国为 1%，印度为 0.3%），但这些较低的比例掩盖了出国留学生的人力资本潜力和“素质”。质量可能是主观的，但一种替代方法是研究印度和中国学生在海外学习的情况，可以看到这些学生的受教育水平较高，某些领域的研究与接收国和经济体的收益相关。例如，在美国，所有印度留学生中有一半是研究生和 STEM 领域的学生（81%）。至于在美国的中国学生，虽然现在的本科生数量超过了研究生，但仍有 36% 的人在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再探人才流失问题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人才流

失”问题是前沿和中心问题，甚至被描述为新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到了 21 世纪，讨论已移到“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甚至“人才流入”（brain gain）。人们普遍认为，派遣国损失的人力资本已经由知识的平衡交换、平等参与者之间的长期国际伙伴关系以及侨民以汇款的形式对本国的巨大经济贡献所代替。然而，目前对外来移民和移居国外者的估计表明，大多数外来移民高度聚集在发达国家，而移居国外者主要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关于“停留率”（stay rates）和“回返率”（return rates）的证据表明，很大一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继续移民到其留学所在国，而非洲等地区由于学生的流动性而继续遭受严重的人力资本损失。2017 年，仅在美国，将近 90% 的印度博士研究生和 83% 的中国博士研究生表示有兴趣结束学业后继续留在美国。此外，在 STEM 领域，有明确的毕业后计划的国际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有 80% 报告声称他们未来的工作地点是美国。

派遣国和接收国可以做什么

平衡派遣国和接收国之间知识方程式的解决方案，就需要我们理解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学生的基本留学动机不同于来自发达国家学生。以印度学生为例：他们在西方学习的主要动机不是追求文化交流或学习外语。相反，由于高质量印度院校的能力不足以及对专业发展的渴望，他们的考虑更加务

实。这既符合“受限制的学校教育”（constrained-schooling）假说，又符合“就业移民”（migration-for-employment）假说。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之间（例如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学生往来往往是出于诸如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科学外交以及西方哲学标榜的扩大视野等原因。

承认学生的动机，派遣国和接收国可以在政策和院校层面上缓解当前的失衡状况。兹葛拉（Ziguras）和格里卜（Gribble）为留学生的所在国或派遣国提供了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框架：保留、返回和参与。保留方法旨在在本地提供充足和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防止高水平的学生移民。这是中国和印度最近出现的教育扩张和能力建设。其次，各国也为他们受过外国教育的人才提供了激励措施。一项分析表明，至少有18个国家制定了旨在吸引海归的计划。第三，参与和网络策略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可以通过散居海外人士的网络和其他举措来汇聚在海外定居的受过良好教育和有资质的个人，这些举措可能最终使他们的祖国受益并允许他们做出贡献，无论这些侨民身处何处。

接收国可以做什么？首先，在国家层面，接收国提供的奖学金是一种持久的机制，不仅可以增加较贫穷国家学生的入学机会，而且可以增加这些国家中处于边缘化和弱势群体学生的入学机会。目前，此类奖学金正在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中的目标4.b进行监测。

第二，院校不仅应使国际学生来源国多样化，而且应更加关注如何增加潜在的国际学生的入学机会，这些潜在的国际学生可能没有途径或是技能来获取全球教育机会。最后，在主要的留学目的地的院校和国家层面上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从而促进国际网络和合作，使其国际学生和移民/散居国外的教师与本国的同龄人建立联系。

今天的学生流动领域正在经历反思和总结，这主要是由于政治和社会格局的变化。因此，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和检验支撑学生流动的基本伦理、假设和权力动态：我们如何确保学生和人才的流动是基于学生和国家层面的入学机会、公平和包容性原则？可持续发展目标也使这些问题重新受到关注。最后，在数据和知识上还有一些关键的缺口也需要填补。对拥有流动经历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了解不足。我们需要更具体的衡量标准来确定哪种类型的学生离开自己的国家，以及这如何影响本国和接收国的未来人才库。而且，鉴于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始终会有大量的学生和人才外流，我们需要制定更有意义和细致的衡量标准以衡量技术移民和散居海外人士如何通过促进国际合作和网络来继续为自己的祖国做出贡献——乘数效应超越了诸如汇款等简单（尽管很关键）的财务行为。